

Conversations wi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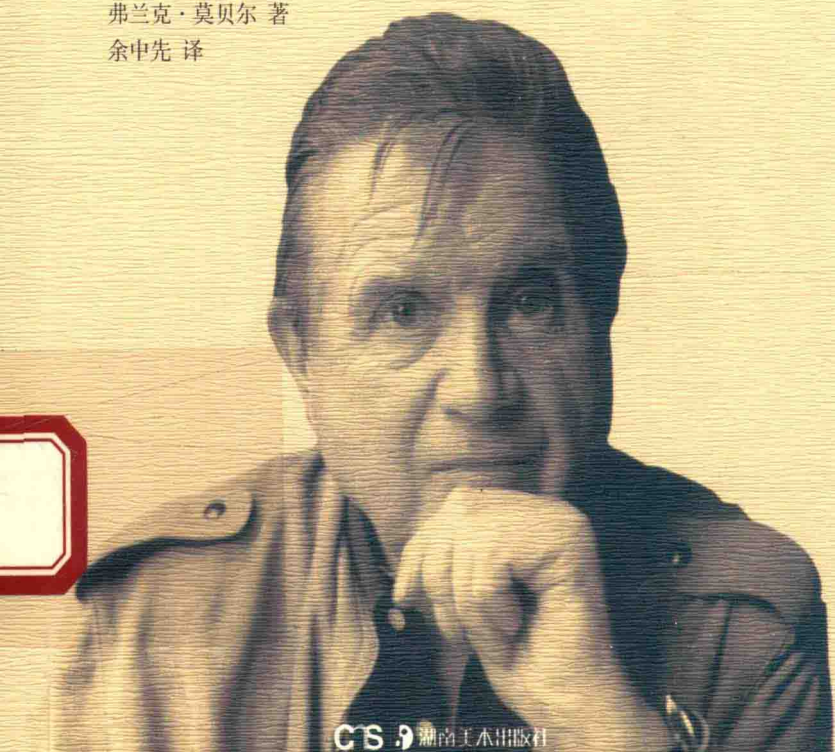
Francis Bacon

生命的微笑

弗朗西斯·培根访谈录

弗兰克·莫贝尔 著

余中先 译



弗兰克·莫贝尔

生命的微笑

弗朗西斯·培根访谈录

余中先 译

CIS |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的微笑：弗朗西斯·培根访谈录 / (法) 弗兰克·莫贝尔著；余中先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356-8038-9

I. ①生… II. ①弗… ②余… III. ①培根 (Francis Bacon, 1909-1992) - 访问记 IV. ①K835.61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9803号

SHENGMING DE WEIXIAO

—FULANGXISI PEIGEN FANGTANLU

生命的微笑

—弗朗西斯·培根访谈录

出版人：李小山

著者：弗兰克·莫贝尔

译者：余中先

责任编辑：彭勇

封面设计：刘迎蒸 罗紫依

责任校对：李芳

出版发行：湖南美术出版社（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湖南长沙宁乡金州新区泉州北路100号）

开 本：889 mm × 1194mm 1/32

印 张：4.5

版 次：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56-8038-9

定 价：38.00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0731-84787105 邮 编：410010

网 址：<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731-87878870

“人血之味目不离我。”

——埃斯库罗斯

三联剧《俄瑞斯忒亚》之《复仇女神》

目录

混乱之所（前言）

01

与弗朗西斯·培根的谈话

017

培根与培根（后记）

103

弗朗西斯·培根生平大事记

123

人名、地名对照表

137

混乱之所

一个图像，一部生与死之间的电影——《巴黎最后的探戈》片头前的图像。在维克多利亞影院的黑暗中，银幕上出现了一个形象——一个人体，乔治·戴尔¹的肉体吗？——如同一次爆燃。你立即就被抓住了。你感受到某种肉体的东西。那是伽托·巴比耶里的萨克斯风的撕裂声吗？或者，是这个肉体，仅仅是这扭动的肉体，这个蜷曲起来的肉体，是它在呼喊痛苦吗？鲜血与生命的颜色，一具孤零零、赤裸裸的尸体的颜色。我似乎觉得，我就是这样第一次发现了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幅图像。我首先感觉到了作为图像的它，然后才抓住了纯粹绘画层面的因素。我无疑已经看到过他的其他绘画作品，在别处，然后才接受了第二次冲击。那是在

1 乔治·戴尔：George Dyer (1934—1971)，弗朗西斯·培根的同性恋男友之一。

克罗德·贝尔纳画廊²，低矮而又昏暗的空间，我体验到了奇怪的感觉，像是进入了绘画本身，并融化在里面了。绘画在此找到了它整个的力度，把它的惊艳能力发挥到极致，如同一次痉挛性的召唤。这无疑就是艺术家本人谈到毕加索时加以命名的“事实之粗暴”³的表现。

从此，在我看来，弗朗西斯·培根将比任何其他艺术家都更能体现绘画本身。这是一种显然性。从那些青春时代起，他的绘画就没有离开过我。它钩住了你，活在你心中，跟你在一起，是一种紧紧攫住你而绝不松开的煎熬。他的“处于普遍危机中的人物”——精神危机，身体危机——恰如英国批评家约翰·拉塞尔⁴写到的那样，就活在

2 克洛德·贝尔纳画廊：Galerie Claude Bernard，位于巴黎第六区的美术街。

3 原文为英语“the brutality of fact”。

4 约翰·拉塞尔：John Russell (1919—2008)，英国艺术批评家。

你身边，并不停地提醒你，生活就是在诞生与死亡之间绷得紧紧的这条绳子。这一为你带来种种剧烈图景的生活，比如一个住院的病友，有时候就是图景本身。噩梦临头：痛苦，叫喊，一个蜷曲的肉体，扭曲的浓缩，痛楚本身。恐怖就在这里，置身于这些寂静嚎叫的人物中。一种明显展示的、看得见的残忍，由这些掩藏在空间框架中的人揭示出来。总有时间触及残酷之事，如一次事故把你变成一包打开的肌肉。对一种复活的可能期待。

我八十年代在《快报》中担任艺术记者的工作，曾有一次与这位艺术家见面的机会。获得这样的机会绝非易事。给他的伦敦画廊，即马乐伯画廊⁵发去一份采访请求之后，我耐心地等待几乎整整三年，才收到了一份邀请，是由

5 马乐伯画廊：Marlborough Gallery，1946年建立于伦敦，被认为是同时代艺术主导商。

瓦莱丽·贝斯通小姐⁶发出的，她的外号叫B小姐，是艺术家本人给她起的。而当时，我对采访这件事都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与弗朗西斯·培根见面了，就在他伦敦的工作室里，地址是南肯辛顿雷斯马厩街7号。此后，还有其他的拜访。随着时光的流逝，最初的访谈渐渐地变成了谈话，不停歇的对话，在巴黎或在伦敦持续，完全看我们的旅行和逗留情况而定。

培根提前告知我：“门铃已经坏了，我会让工作室的门半开着。”进门后，走上一段又窄又陡的楼梯，就来到早前的干草室和车夫房，它们位于已改造成车行的马厩的楼上，爬这楼梯时最好是空着肚子。这对艺术家来说全不碍事。他会以他那著名的洪亮的大笑声来

6 瓦莱丽·贝斯通：Valerie Beston (1922—2005)，曾在伦敦的马乐伯画廊工作五十年，在伦敦乃至世界范围的艺术界留有极好的声誉。





迎接你。等在过道上，手拿一杯酒，这样的情景实在不算罕见。这个人优雅得很：擦得锃亮的黑色靴子，灰色的法兰绒长裤，一件皮夹克，玫瑰色的衬衣，一条暗色的针织领带，有某种摇滚明星的气质。浅蓝色的眼睛，一脑袋学者般平平梳着的桃花心木色的头发。这个极其生动的人很善于与人分享他那混杂着悲剧与喜剧的敏锐意识——恰如他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威廉·莎士比亚。弗朗西斯·培根同样也能矛盾地集简单性与清醒性于一身，很自然地把微妙与暴力，把分寸与极端糅合在一起。在1982年我的第一次拜访之前，培根就预先告诉我：“我睡不好觉，我有过哮喘发作。”尽管如此，他还是显现出一副好脾气，一种极端的彬彬有礼。我很惊讶地发现，他从六十年代起就生活在一种基本而又熟悉的舒适中。在这个不牢靠的住所中，弗朗西斯·培根保留了粗绳子充当的栏

杆，还有长木条的地板。三个房间是这样分配的：卧室兼书房，厨房兼浴室，工作室，当然，如报刊上零零碎碎地发表的照片所显示的那样。

一见我来到，他就把我推向书房，一个劲地让我坐下，自己则消失在厨房中，返回时端来了咖啡。我只来得及注意到绣有花边的床罩，那是他在丹吉尔好几次逗留的回忆，一个路易十五风格的布勒式蜗脚柜，已然有些破损，还有一张长沙发，看不出是什么风格的了，法兰绒的沙发面早已褪色，上面堆放着的一些衬衣，还套在干洗店的塑料口袋中。到处都是书，除了书还是书，放得乱七八糟。贾科梅蒂、乔治·巴塔耶、毕加索等人的作品，关于埃及艺术的著作……壁炉台上，则放着普鲁斯特的作品全集，法语版的，还有一张乔治·戴尔的照片，镶在镀金的镜框中，他的这

位伴侣已于1971年在巴黎自杀。就在房间里那低射的亲密光线中，艺术家阅读、睡觉、接待客人。当他接待时，我们背后，一面星星状的镜子占据了整整一面墙，反映出门口处灰色壁柜的形象。它上面的同心圆碎片是我的主人一次脾气发作后留下的痕迹，那一天他朝一位不太文雅的客人扔过去一个烛台……他没有给我讲得更细，我也不再坚持。对待我，这男人和蔼可亲，仔细认真，有问必答，很少见的态度。但时不时地，有一种秘密的愤怒会冒出头来。

谈话间，为去拿一瓶酒或者咖啡杯，他会适时地带我进入厨房兼浴室，那里可见一个漆了又漆的洗脸池，一个晾衣架搁在浴缸上，厨房器皿与洗涤用具相邻而列……钉在墙上的，是他作品的一些印刷件：“这是为了与之一起生活，让我沉浸在其中，再说，不挂这些又能挂





什么呢？”

最后，那个大房间，工作室。巢穴。一个格外得到垂青的地方。现实的混乱远远地超出了直到那时为止我在展品名录和报刊中依稀发现的程度。当然，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如此堆积的艺术家：画家华特·席格⁷与妻子在他画室中拍的一张照片显示出，满地都是一摞摞报纸，还有杂七杂八的碎纸屑……在培根工作室的地板上，铺盖了各种各样的垃圾，构成了某种沉淀的堆肥，一层厚厚的痂壳，跟他的绘画作品那“临床学”的干净恰好鲜明地对立，然而，那些画作也都诞生于此，且它们的宽度都超不过窗户的对角线。不配套的鞋子、粉红色的橡皮手套、盘子、旧海绵、撕破的弃书、撕碎的照片、堆成金字塔那样的画笔……他连声道歉解释：

7 华特·席格：Walter Sickert（1860—1942），英国画家。